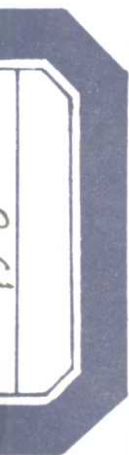




丁聪传

● 辛述威 著

THE WORKER'S PUBLIS



丁 聪 传

辛述威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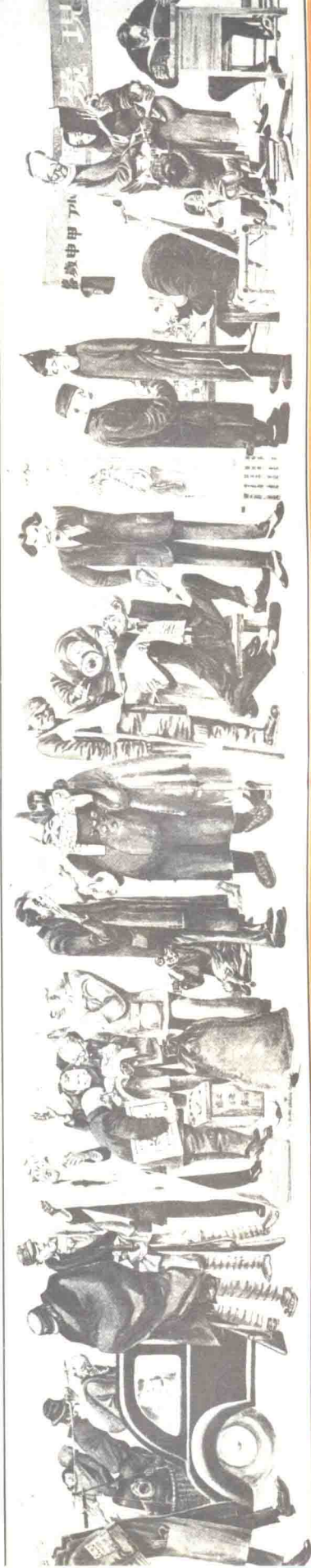
FJ06/01



● 辛述威 著

丁聪传

1939年宋庆龄先生与丁聪（左）、
在爱国抗日画展前合影。



(京) 新登字 1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丁聪传/辛述威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3. 5

ISBN 7-5008-1356-2

I. 丁…

II. 辛…

III. ①丁聪-传记②漫画-艺术家-传记-中国-现代

IV. K825.7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南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5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600 册

ISBN 7-5008-1356-2/Z·112 定价: 5.80 元

序

吴祖光

丁聪艺名小丁。

和戏曲艺人在一块儿待惯了，一笔就写了个“艺名”，其实没写错，艺术家的名就该叫艺名。

我比小丁小一点，因此他小时候的故事我没法儿知道，但是一想就明白，肯定他很小就画得一手好画，于是在画上签了个小丁的名字。丁字只有两划，小字只有三笔，以姓氏笔划为序，自然是具备了超前的优势。那时他不会想到这些，然而这两个字确实又好写又好玩，让人一见就有亲切感。

小字是有时间性的，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个子假如长得像个巨灵神，相貌长得少年老成，甚至未老先衰，还叫小丁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然而天佑丁聪，小丁和别人就是不一样。

小丁是上海著名人像画家丁悚先生的长公子，丁老先生是仁厚长者，他的法租界贝勒路家里四季如春，当时上海文艺界尤其是电影明星，舞台演员，青年艺术家们都把这里当作聚会交流的地方，小丁绘画主要是出自家学，以及各方艺术大师的熏陶，当然更主要的是他自身的功力，每一笔下去都是他小丁自己的，和谁都不一样，他的画放在

千千万万张画中间，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哪一张是小丁的。

我不知道他是在哪一家美术学校学习的，但是知道他还是个小青年时便被上海租界上一家女学校聘去作绘画教师，站在讲台上还脸红呢，对学生看都不敢看。就是这样的小丁。

结识小丁是我毕生很大的幸福。我初识小丁是从他我的话剧本设计服装开始的，然后是话剧本《正气歌》、《牛郎织女》、《嫦娥奔月》以及我最后的一个话剧《闯江湖》的插图都是我十分喜爱的作品，这些画幅永远留在我的手边，是我的传家宝。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我与小丁结识，在一起度过一段难忘的生活，尤其是在成都五州同堂街，我们两个人住在一个水阁凉亭里，四面用剧团的布景片搭起来作为门帘，搭起几片木板当床睡，谁看见都认为太艰苦了，但就是这间小房子里招来了客人不断，更为难得的是在这儿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历久弥新必将留传永久的木刻《阿Q正传》插图，而我写了两部话剧，《少年游》和《林冲夜奔》。

抗战这几年的生活是十分新奇、浪漫、艰苦而又自由的时期，更难得的又是创作力十分旺盛的时期，对前途无限向往，对国家充满信心，而且还能挣点稿费游山玩水。青城山就是这时一同去的，在那里还巧遇徐悲鸿先生领着一群他的弟子以及尚未结婚的未来夫人廖静文小姐，使青城山平添春色。

和小丁聚合无常，后来他去了昆明，而我回到重庆去开始编辑生涯，1945年日寇投降，与小丁在上海重聚，我

们两人初次、就是唯一的一次联合编辑了一本大型的文图并重的期刊《清明》。不仅这本刊物受到朋友们的热情支持，而我们那间富丽堂皇的编辑部竟成了大家欢聚流连的场所，然而刊物只出了四期便被当局以“不准登记”而停刊。但在上海的特殊环境下我的两个话剧又都得到小丁的合作，一个《捉鬼传》，他设计的人物至今令人不忘，另一个《嫦娥奔月》因为直接触犯了“老药”，演出虽然满了一个月，但等于是打打闹闹中进行的，戏演完了，上海已不能再住下去，朋友们纷纷出走香港，而我是最后离开上海的。

在香港重聚了两年，而且在同一家电影公司工作。新中国的诞生是我们的多年渴望，如今实现在即，每个人都心情激动。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日子，大家就纷纷赶去北京，然而我由于手边的影片结束稍迟，紧赶慢赶在建国次日才匆匆赶到，却又是迟了一步。

新中国的阳光照耀下，我与小丁分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不能日夕相见了，但心情是相通的。北京好大！偶尔相遇又匆匆分手，昔日“相濡以沫，相呬以湿”，今天倒真像“相忘于江湖”了。然而命运常把我们相连在一起，谁也不能预料的是，幸福的天堂会有这样的奇灾惨祸？我们的工作岗位本自不同，却怎么被一张叫做“反右派”的黑调调在一起……

于是分久必合，同样的命运等着我，也等着小丁，极北边疆的北大荒成为我们落脚的地方。告别父母、抛妻弃子成为我们的共同遭遇。只能低头认罪，却不知罪犯何条？只觉度日如年却又一晃三年过了。最后我们的共同感应是：

我们毕竟还是禁得锻炼的。我们的共同感谢是：感谢我们的妻子，她们忍辱负重，孝敬父母、教育子女，把新旧社会一切不测的灾祸全部承担在她们柔弱的双肩，终于赢来了一家团聚。

跟在后面的“十年文革”又来了，假如说“反右派”的灾难还只属于知识分子的范围，“文革”便是全民的灾祸了。小丁的理解和我是相同亦是相通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那种专门整人的“左派”和打砸抢的造反派，继而只有被整被打的经历，和很多人的经历也是共同的，所以我不写了。

.....

“年年锻炼日常新，

六十依然是小丁。”

这是我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于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劳改农场写给小丁一首七律的头两句。那时小丁在农场作猪倌和羊倌，而忽然上级又命令他转去黄村易地锻炼，我们几个人为他饯别小聚时写的。那时小丁六十岁，但现在十八年过去了，小丁已经七十六岁，依然面如冠玉、唇似涂朱，发如墨染，童颜如故，真乃国家祥瑞。和老朋友在一起他显得出奇的年轻，半个世纪前他就算定了这个现象，所以坚持小丁之名终生不改。青春留在他的身上恋恋不忍离去，真是永恒的小丁。

辛述威同志写的《丁聪传》即将出版，让我写几行字。我正患感冒发烧，记忆中还从来没这么烧过，所以写的有点语无伦次，但藉此表达我对小丁兄的忠诚不贰，此外还要表示我对小丁夫人，我的贤德嫂子的衷心爱戴和感激，没

有夫人的保护，小丁能够永荷青春是难以想像的。

1992 年 12 月 10 日北京

目 录

	序 (吴祖光)	(1)
1	投向洪流	(1)
2	初居香港	(23)
3	内地之行	(32)
4	欣然领命	(41)
5	漂泊生涯	(55)
6	战乱时节	(70)
7	东江百日	(79)
8	桂林踪旅	(90)
9	山城幸会	(100)
10	成都劳绩	(112)
11	上海锋芒	(137)
12	喜迎旭日	(159)
13	建国欢乐	(167)
14	反右前后	(176)
15	北国风雪	(185)

16	逆境挣扎.....	(194)
17	纷纭岁月.....	(201)
18	“四清”纪实.....	(209)
19	在劫难逃.....	(214)
20	返老还童	(228)
	后记.....	(242)

投 向 洪 流

已经是七十年前“小时候”的事了……

上海南市的一户普普通通的民宅。家里一对年轻夫妻拉扯着几个幼小的孩子。

夏日的午后，楼上屋里，弟弟、妹妹哭闹着，“目不识丁”的妈妈正哄他们睡觉。刚刚辞去美术专科学校首任教务长的爸爸，又在英美烟草公司谋到一份职业，此刻还没有下班，一楼客厅，显得静悄悄的。

一个小男孩，趴在长桌前，桌面上摊放着一叠白纸，半截铅笔紧握手里。看他那双滴溜溜转动的眼睛，仿佛在琢磨着什么。

案头是爸爸为书刊绘制的封面，还有给公司设计的广告，一张张花枝招展的现代、古代女人像，凑起来称得上是一套漂漂亮亮的“百美图”。他瞥了瞥，摇摇头，好像不再喜欢将这些作品先描下来，然后恶作剧般给他们加眼镜，装胡子；又翻翻自己以前的“杰作”——圆圆的太阳、弯弯的月亮，短尾巴的小狗，在水里游来游去的金鱼……也觉得索然无味了。这一回，他要搞出点儿新花样，可是，究

竟画什么好呢！

他的眼珠一转，小脑袋突然间开了窍，猛地想起来了——不就是昨天晚上吗？爸爸牵着他的小手去看夜戏，站在位子前，他直愣愣盯着舞台上那个叫孔明的军师，城楼端坐，一面抚琴饮酒，一面张嘴唱个不停。再看看爸爸和周围的大人，眯眼侧耳，摇头晃脑，有的禁不住轻声跟着哼唱，手里打着节拍，他全不懂大人们为什么这样如醉如痴，只是紧盯着台上忽进忽出的将帅官兵，还有他们手里挥动的刀矛剑戟……

“对！就画这个。”他来了“灵感”，想象着他心里的“诸葛亮”，在图画纸上随便涂抹那身军师的戏装，飘散的长髯，不断摇动的羽毛扇，又给“他”配上城楼，两边是延伸的城墙……

不知什么时候，爸爸进来了，一只大手轻轻拍着他的肩头：“孩子，又画什么呢？让爸爸看看。”

他抬起头，看见一双慈爱的目光，得意地把纸头递过去，仍旧端坐在椅子上，等待爸爸的夸奖。

爸爸先是笑了：“这是《空城计》？蛮像，蛮像。”他端详着儿子的“作品”，渐渐地收敛了笑容，显出烦恼，皱起了眉头：“好孩子，干别的吧，不要学爸爸。”

“不嘛，我高兴画……”冷水泼了多次，他怎么也弄不明白爸爸的用心。

难怪孩子，刚刚进学校，正是童心烂漫的年龄，又怎么懂得爸爸的酸甜苦辣呢？

父亲丁悚，少年时代只身一人，从浙江嘉善枫泾老家跑来上海，在一家当铺学徒，一干就是十年。本是天天服

侍老板，不得清闲，也不知怎么，鬼使神差，他又忙里偷闲学起了画画。铺子关门了，借床头几块木板，就着昏黄的灯光，抓起不知被谁随便丢掉的短笔头，在废帐簿上画仕女，画菩萨……他学得很苦！假如不是后来四处求人指点，不是几位好心的编辑先生在报纸给他稚嫩的作品开“豆腐块”，他或许至今还在站柜台呢！从那时起，他便一发而不可收。但他深知学画的甘苦，总希望自己的儿子丁聪再不要走父辈的老路。

“好好用功吧，孩子。以后，随便什么事情，有的是。”

“爸爸，你的画能登报纸，我也可以的。”小丁聪拉开抽屉，指指爸爸大量保存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还有很多漫画刊物，想用这些给自己加劲儿。这又触动了丁悚的痛处——除去为公司画“美人”广告，为了得到一份固定的薪金，他偏偏选中了绘画业中的“漫画”投寄报刊，只想增加些收入，可是稿酬少得可怜，又怎么能给这一家人多少补贴呢？再说，市场上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洋货，行情天天看涨，逼得上海摊老板做不起生意，老百姓买不起柴米油盐。他曾画过《中国最近之悲观》，只见汹涌的波涛中，一个赤膊汉子，吃力地摇橹划船，船帮上有“中国出品”的醒目字样，而包围着它的激流中，处处“泊来品”，小船经不起冲击，就要被吞没了……国外洋人把中国当成有利可图的市场，弄得民族工商业岌岌可危，他深受其害，日子难过，才有这番感触。更何况，搞“漫画”要冒风险，讽刺当局弄不好会吃官司……他还不满三十岁，既为生计奔波，又要处处留心，早已饱经风霜了。

说话间，画界的几位朋友正巧来家里做客，偏偏看到

小丁聪的画，倒觉得很有意思，一边传阅，一边谈笑起来

“我看嘛，这样的儿童创作，可以投寄报刊试试……”

“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署名可称‘丁慕琴（丁悚字）先生之公子。’”

“何需‘借光’？还是叫丁聪。”

“‘聪’字笔划太多，难为孩子，我说就称‘小丁’吧，既有家传之意，书写又便当——怎么样，老丁？”

儿子受到朋友们如此的褒奖和鼓励，丁悚很是感动。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这合适么……”

“好嘛！法国文坛上有大仲马、小仲马，本为父子两代作家，我们也可以有老丁、小丁两代画师。”

像是闲谈，却又十分认真。为丁聪起艺名，融注了老朋友之间的深长情谊。

从此以后，在丁聪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一直是署名“小丁”发表作品，而且直到如今，他年已古稀，仍未改初衷。当然，伴着坎坷的岁月和不平常的阅历，“小丁”包容了更多的份量和内容——这是未来的事了。

二

丁聪家里的客人很多。张光宇、叶浅予、鲁少飞……都是父亲在漫画界结识的同仁友好，相互住得也近，经常来往走动；严独鹤、周瘦鹃、包天笑、范烟桥……当时这些在《礼拜六》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文坛名士，也是父亲结交的知己。还有一批活跃在银灯绣幕间正在走红的演员，像

王人美、黎莉莉、周璇……往往也是家里的座上客。父亲是有名的“好好先生”，广结善缘，一到晚间，小客厅就成了热闹的沙龙，朋友们畅快地谈笑、议论，洋溢着一片欢乐融洽的气氛。

为躲避战乱，丁悚已从原来的南市区搬入法租界的这幢三层楼房，此处安全、静谧，自然吸引了更多的文艺界朋友。丁聪自1916年出生，以后由小学至中学，一起生活在这样一个和谐舒适的家庭环境中。

丁聪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与音乐家聂耳相处的有趣情景

傍晚，临街的路灯亮了，发出幽暗的光，照着两侧沙沙作响的梧桐树。楼上丁聪居住的小房间里，挤满了电影、歌舞界的小客人，聂耳像大哥哥似的在给大家讲故事。他背靠在床上，时而两手合拢放在脑后，想象的翅膀飞得好远好远；时而俯下身来，亲切地注视着他的小听众们，共同分享乐趣。丁聪坐在床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托腮，目不转睛地望着把他带进了故事王国的大哥哥，他的头上是天花板，脑海里呈现的却是一个美丽、广阔而神奇的世界……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该回去了。太晚了，歌舞班的老板会不高兴的。”聂耳瞥瞥窗外渐渐暗淡的天色，抓起帽子，从床头站起来。

丁聪情不自禁地抱住聂耳的一只胳膊，央求他：“再讲一个，好吗？”

聂耳瞥一眼床上的小闹钟，对大家说：“还要听？那好，”他狡黠地眨眨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这回，我可要讲个鬼的故事，试试你们的胆量。”说着，他坐在床边，故意叫台

灯的光影罩住自己的半张脸，神秘地盯着丁聪，拖长了声腔讲起了《聊斋志异》中的《画皮》。丁聪屏神静气，被笼罩在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中，他的心抽紧了，不由自主地往前探着身子，只要一失控，他会立刻扑过去，紧紧抱住聂耳。可是，看得出，他在努力镇定自己，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动不动，越发听得专注，越发听得津津有味。

“好样的，不简单呵！”过后，聂耳朝丁聪的肩头拍拍，风趣地说：“像个男子汉！”

凭窗望去，已是万家灯火，一行昏黄的街灯，在沉沉夜幕中伸向远方。再也挽留不住了，丁聪看着比他年长几岁的青年朋友，盼望他再来。聂耳呢？分手前走在楼梯口，突然异想天开，停下来，对他说：“咦，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姓丁，我姓聂，写起来，一个最简单，一个最麻烦！”

在父辈的熏陶中，在与同龄朋友的交往中，丁聪在一个艺术的圈子里渐渐成长起来。

三

台面上、货架上堆满了书籍。厚的、薄的，精装的、简装的，还有放入书套的线装书，古今中外，应有尽有。书店老板颇费心思地从四面八方搜罗来各种各样的旧书，供人们在这里阅览、选购。一间间的铺面房，便是一个小小的书的世界，一个浩瀚的知识海洋。

这里是上海的城隍庙。在乱哄哄各色小吃的叫卖声中，在练武卖艺人家的吆喝中，在络绎不绝前来赶市的人群的嘈杂声中，丁聪独喜爱像旧书店这样偏于一隅的僻静角落。